

續金華叢書



金

全

平

本

古



尙納齋集卷二

續金華叢書

金華集下

明童冀撰

賦

樂善堂賦

世有至樂兮非荒忽與混茫僉不悟其在中兮繢外索其皇皇蒙蒙
菲于文繡兮豢腊毒于膏粱噴五音以爲聰兮昧五色以爲明外丘
目之暫愉兮裏憂患之搶攘惟賢達其蚤覺兮體吾樂於天常揭孟
氏之遺訓兮建高明以爲堂仁以爲柱兮義以爲梁嚴忠信以植內
兮外禮閑而爲防正牙籤之秩秩兮炳聖謨之洋洋儼博帶而峩冠
兮抗高論於虞唐伊萬善之攸萃兮嗟吾樂其未央昔宣聖之飯疏
兮藐富貴如浮雲顏氏之庶幾兮在陋巷而忘貧舜雞鳴而孳孳兮
又樂取之於人軻反身而誠兮亦強恕而求仁企聖賢之遐躅兮曾
莫軌其遺塵魏磬之獨樂兮乃從欲而病民郭善善而弗用兮遽顚
國而隕身援古事以鏡戒兮恒惕厲而書紳東平之嘉善兮克永終

譽滂不爲惡兮乃因強禦固厥遇不同兮惟吾行之不詭君子兢業
兮有終身之憂勉修善而弗怠兮汔心逸而日休小人之洵明兮亦
矯情而外飾羌患得又患失兮益中心之戚戚善與僞其幾何兮憂
與樂其倚伏臧否在人兮自求多福彼趙孟之所崇兮亦趙孟之能
卑繫天爵之尊嚴兮匪夫人之得私諒俯仰之無愧兮實君子之攸
宜亂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將乾乾而夕惕兮寧懷安而自佚嗟善
人之不可見兮吾將樂其善而無斁

雪賦有序

文賦曰賦體物而瀏亮則體物迺賦體也雪齋寂寥偶思
醉翁汝南故事輒用禁體物語作賦一篇然要非賦體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歲律邁餘寒淹積陰沴微陽潛冰霜沍結天地戒嚴於是勝六啟途
元冥御驂召屏窮役飛廉雲騎畢屯風刀斯鋩戰野而千林振槁塵
山而萬疊埋嵐沙揚朔漠氛連天南湯泉晝凝火井宵燐飛霰清道

以先集雨雪棲迹而仍兼其始至也則蹁躚蹀躞乍却乍前儻舞鶴之翫翫其少進也則淅淅瀝瀝載疎載密食葉之春蠶羌徘徊於兩楹漸掩苒於重簾紆迴風之妙舞瑩玉塵之清談引歌臺之粉英玷書室之牙籤投明月於暗室倒寒光於虛簷仰而睨之則馮馮翼翼邈混沌未判之先俯而察之則連連延延繙海濤雲靜蔚風恬山岳夷其峻險乾坤大其包涵混一室而同仁需德澤而遐沾累萬鈞之莫舉由積漸於微纖調玉燭之至和兆金穰之吉占當斯時也孔席罔溫墨突弗默縮馬牛其如蝟凝土脈之不黏僵洛陽之高卧滯漁橋之幽採遡北風而悲歌鬱憂心其如惔已而馮夷返旆羲和載遲雲陣解駿風師鼓儻朗萬里之青冥流片月之冰蟾耿疎梅於遠空挺孤松於寒岩客有棲遲下邑偃蹇窮閭平藜之心未已汎剡之興方酣悵白雲之寡和睇青雲而自慚於是泚璇霄之珠露濡玉兔之霜鬚聊攄懷而作賦顧體物其何嫌

閔春雪賦

次前韻
序

去冬大雪予旣竊取醉翁之義作賦一篇入春雨雪彌甚
當陽和發育之時肆陰沴嚴厲之氣草茅隱憂不能自己
輒次前韻復爲之賦庶幾觀民風者或垂采焉

伊大鈞之橐籥兮運四序而弗淹肆天高而地下兮固動植與飛潛
方青陽之肇和兮忽元除之載嚴久雨雪其彌旬兮汨泥淖於征驛
緬陳詞於九天兮跪敷衽於飛廉悼上下之凋瘵兮厲戈矛之方銛
四郊闐其莽蒼兮皓積素於層嵐纘中華之簪組兮蹇就食乎江之
南宇宙廓其無塵兮寂炊烟而晝燭邇桂玉之交迫兮果憂患而仍
兼睇原田之斔麥兮失翠羽之舞舞閼柔桑於旣萌兮曷筐筥之可
贋願上天之垂鑒兮散陽光於重簾彼盈尺之呈瑞兮誠不根之緒
談申黃竹之哀歌兮殷餘聲於簡籤回飈忽其振林兮驚落屑於梅
簷贊世故而惕厲兮恒夙夜而罔恬考春秋之災異兮驗倚伏之相
函方百穀之始播兮亦震霖之旣沾宜條風之扇和兮簌花雨之簾
纖諒天道之匪遠兮微人事而可占肆干戈之擾攘兮化頽白於黎

黔迅日月之跳丸兮熟煎膠而可黏慨李憩於千載兮睨虎穴而勇
操誠力業之不建兮鬱中懷其如惔嗟競時之桃李兮遲榮耀於朝
遲固予生之蒙昧兮敢冒進而自僂送予目於孤鴻兮耿予心於寒
蟾偉喬松之耿介兮表獨立乎嵌巖景袁氏之高躅兮偃僵卧於窮
閭映孫生之餘輝兮漱六藝以沈酣仰廟堂之調燮兮配皇夔而無
慚懨予衷於繭素兮託予辭於兔罿及太史之觀風兮列民謡而何
嫌

雪賦三次韻

有序

庚子冬大雪入春未已偶倣醉翁禁體物語作賦再疊今
冬雪中登迎華觀因復次韻賦之以呈用和即中云

愛柏先生觀雪平迎華之觀招元暢之沈約懷岳陽之仲淹慨斯人
之旣遠發德光於幽潛乃延梁園之鄒枚萃金馬之徐嚴道置鄭莊
之驛門停晏子之駒有生末至立于堂簾筆陣賈百戰之勇鉛刀利
一割之銛于時瘴海息波丹崖掩嵐北風興乎衛詩干城美乎周南

兵塵廓其晝清烽燧寂其宵燐合四美二難之會有文事武備之兼
東望則天台桐柏羣山出沒翼霓旌羽蓋之駢駢西望則雙谿瀉漫
白石璀璨孕扶桑甕滿之冰蠶南望則括蒼太末冰崖合沓溢瑤空
爽氣于疎簾北望則芙蓉巖堊奇峯玉立對瓊樓羽客之高談先生
徘徊西顧授簡典籤激清風于蓮幕索孤笑於梅簷起謂客曰方今
雨暘時若武嬉文恬美化洽乎江漢先聲讐乎殽函瑞雪需膏澤之
潤草木畢勾萌之沾嵬異材于巖穴用無間於洪纖四序調玉燭之
和三白應金穰之占客顧室如懸磬突煬弗黔忘鵬翮之天飛滯螭
涎之壁黏曷不掞白雪之高詞睨青雲而冥探舍陋巷之獨樂拯斯
民之焚惔客乃磬折僵禮拜且謝曰天造草昧大明繼逞股肱之臣
旣東戡而西定仁義之師不阻隘而鼓儳炎精麗暘谷之烏餘光被
月巒之蟾義聲漸於朱垠仁風扇乎冰巖蕞爾樗散遜迹閭閻懷雪
案之辛勤玩六籍以沈酣廟堂之高方稷契之比德山林之下託箕
頰而何慟先生剏然一笑掀修柏之蒼鬚尋歲寒之深盟吾與汝其

無嫌

閔已賦

次前韻

閔予生之蹇阨兮胡歲序之弗淹獨乾乾其夕惕兮玩六籍以沈潛
窺詩禮之中正兮識春秋之謹嚴固陋巷而簞瓢兮寧羨平服車而
駕驂申古訓以自飭兮志直溫而簡廉顧孱質之駑鈍兮極砥礪而
弗鉤言子之約吾心兮樂雲水而烟嵐遘中原之多事兮蔓戈鋌於
東南光歲行之既復兮鬱宵烽其未燐慨曩歲之荐饑兮又疫癘之
仍兼蹇澆澆其子立兮甚孤鶴之薨薨憂來忽其無緒兮沸繅繭之
春蠶耿青燈于元夜兮面搖搖之風簾蒐陳筐之遺篇兮味前休之
緒談惟昔賢之勤政兮警中夜之投籤亦焚膏而繼晷兮惜短景之
經簷矧予生之寡昧兮敢怠遑而自恬違亂離而適全兮仰大鈞之
包函繫文治之聿興兮敷教雨而濡沾伊大匠之掄材兮諒無間于
洪纖顧出處之靡常兮爰命龜而載占曰孔席不暖兮墨突不黔彼
跋壁之微蝸兮適濡涎而自黏豈伊人之爲靈兮弗旁搜而遠探聆

斯言而遐舉兮釋中懷之憂惔塞若木之飛英兮挹扶桑之朝遲羌
反顧而忽悟兮嗟吾言之夸儻喟人生之一世兮駛旦暮之烏蟾苟
修名之不立兮愧莘野與商巖誠侘傺于軒冕兮亦何異夫蹭蹬於
閭闈激商音其浩歌兮命清尊而醺酣及齒髮之未暮兮庶斯言之
無慚搃剡谿之雲英兮搘廣寒之霜鬢聊失辭以自誓兮配閔已而
何嫌

述志賦

次前韻

予悲不及古之人兮汨時俗以自淹進微黃鵠之遐舉兮退慚鱣鮪
之淵潛繩高風於巢許窘逸步於徐巖日栖栖其弗遑兮蹇却行之
羸驂翳深遯而遠逝兮愧於陵之未廉將希用於當世兮又悲鉛刀
之爲銛旦予陟於雲林兮挹蒼翠於晴嵐營菟裘於下邑兮謝捷徑
于終南羌延矚於原陸兮般野燐共未燭儻斯懷之誠遂兮信熊魚
之可兼漱石泉之淙淙兮颶巖花之蕤蕤固草衣而木石兮亦何事
乎畔蠶蔭白雲以爲牖兮揭冰泉以爲簾席風林而偃卧兮面雲山

而高談緼瑤琴之朱絲兮倒絀帙之牙箋塞薜荔於前榮兮聆松濤
於後簷夫豈蟬蛻而颺舉兮庶怡神而養恬方宇宙之紛爭兮日有
事乎戈函幸疎拙而見遺兮苟自足其沾沾寧沈浮於市里兮競錐
力之微纖伊予志之堅定兮奚龜策之載占曩予之自許兮竊有志
乎蒼黔懷酈毒於宴安兮甚濡膠而自黏進旣才之匪稱兮逝將幽
處而窮探苟一夫之弗獲兮詎忘心之憂惔濯予纓於滄浪兮晞予
髮於朝暹將矢辭以自誓兮懼羣言之儻僂悄空山其無人兮佇孤
光於寒蟾睇白雲之孤飛兮撫蒼松於嵌巖解聲利之矢弢兮邈塵
囂於里闐澹暮山其凝紫兮送落日之紅酣苟予情之信姱兮企古
人而何慚斲雲根之鳥翼兮擷碧澗之龍鬚聊引年以玩世兮追松
喬其何嫌

琴操

天莽莽兮日曛復幽幽兮曠雲欲籲天兮不吾聞謂商暴兮吾君謂
姬仁兮吾爲之臣采西山兮蕨薇聊以禦兮朝飢唐虞世遠兮吾安

歸

右西山

荆山兮日曛款予璞兮君門世玉石兮罔分皇覽以余爲謾足再別
兮心不懲予玉誠珉兮君之明痛泣血兮山阿君不聞兮奈何君不
聞兮矢心不移石之腐兮君我知

右荆山

越山兮峩峩越之水兮曾波不見父兮奈何父不見兮泣于昊天天
不聞兮余生可捐江之深兮深可測天有知兮父可得父可得兮子
悲釋

右越江

我昔家兮禾山之陽今我曷爲釣于蘭江禾山之下有黍有稌我田
我漁我室我宇自我不見三載于茲江水東流悠悠我思

右禾山

西江蕭文用從宦蘭江嘗有歸歟之嘆
其家禾山也爲作禾山操以洩其思云

蘭生兮渭渭歛厥華兮混蕭艾而羣處世罔余知兮繫其所孰植于

門兮芳以賈患蹇持鉏兮曷返質乎空山視世奚悲兮嗟嗟乎爾蘭

右閔蘭

辭

醉經堂辭

爲中山賈
賓伯輝作

繫元酒兮味淡泊醒沫洒兮釀濂洛誰其得之兮顏氏之樂酌聖言兮以道酬酢挹孟之醇兮視馬鄭其糟粕彼昏不知兮疇其先覺

宋氏二子字辭

有序

太史宋先生之二子伯曰瓊字仲圭清慎端慈季曰璲字仲衡敏而有文先生嘗俾冀序其說冀惟古者命名之義其別有五曰信曰義曰象曰假曰類取於物爲假假者寓名以存其義者也夫名者義之符也字德之輿也名以章義義以制字字以載德德以行禮是以名成而義著今先生之命二子厥有旨哉夫瓊者宗廟之器故稱潔焉璲者佩服之象故取平焉昔之君子比德於玉良有以也古禮有字辭繫之以辭曰

民之初生父命以名既冠而字是曰禮經古之君子以名考實名實相須是謂成德瑟彼玉瓚黃流清潔穆穆清廟厥作裸將亦有佩璲有璗蕙衡秩秩大庭周還有章敬爾威儀維民之則匪物爲珍繁德其物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夙興夜寐戰兢惕厲展以君子戒之敬之我作斯銘式配字辭

王氏諸子字辭有序

古者子生三日則父命以名既冠而友字之禮也中古以來始爲之說誠欲其循名顧義焉爾古禮之廢久矣厯陽王君東彝名其諸子曰璥曰璫曰瑾曰瑀曰琰曰琰屬予字之且徵其說予謂古君子比德于玉非徒然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循名顧義則豈遠哉請字之曰敬肅謹圭文武益之以公公者正大之謂體是六德輔之以正大亦可以爲成人矣雖然玉不琢不成器士不學不聞道今君諸子質信美矣盍亦各顧厥義而益務學也哉異日述君羣玉之府觀厥中和之成則大圭拱璧天球琮璜所以登郊廟而儀朝廷者是必

有在古禮有字辭因申厥義爲之辭曰

敬以持己肅以待人禦侮以武黼黻以文謹而將之執圭是則洞洞屬屬如將弗克勉成一德厥有令名修之弗怠全德可成士之成名玉之成器百爾君子惟學爲貴

姜處晦字辭有序

姜君彥名蚤歲嘗銳意問學有志功業蓋將侶金闈之羣彥依日月之末光以焜耀當世旣而嘉遯邱壑更其字曰處晦以自隱焉予聞而疑之夫處者動之機晦者明之徵也古之君子其處也以俟夫動其晦也以養其明非止于此而已也盍亦觀夫水與月乎夫水以不息爲體者也然不處而精則無以盈科坎而放四海月以明爲用者也然不魄而晦則無以復朓朏而致弦望今君之處夫晦也其將終隱于是乎抑亦處而有待也聞諸古禮有字辭因繫之辭曰

處者動體晦爲明徵如水之漸如月斯恆混混源泉蓄而有待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月之踰望營魄載生旣晦而朏其光乃盈相彼潢汙

朝滿夕涸熒熒膏火祇以自鑠衣錦尙網闇然日章亦有美玉韞匱而藏展矣君子允蹈斯義朝斯夕斯誠之爲貴

鄭仲涵哀辭

有序

浦陽鄭仲涵與予交三十年所居相距僅百里然自始及今會合者無幾焉蓋子杜門爲童子師仲涵足跡罕至城府故間能一會會輒契闊累歲今年春予卧病再閱月與仲涵不相聞暨予疾起而仲涵死久矣嗚呼仲涵之殖學祇行不獲一用於世其不大可哀耶然儀尊青黃乃木之災仲涵之不用安知其非幸耶矧仲涵生孝義家族姓累千百指公私內外各有攸職仲涵獨以疾無所與挾冊讀書安坐而食仲涵之所得良亦厚矣然仲涵亦無他疾苦惟司聽有未瑩其爲學更得以專志焉年將知命人道畧備奉先迪後具有家法其亦可以無憾也已昔韓子作歐陽生哀辭哀其父母老無所於養仲涵無是也故予之所哀不在於是夫天之生人未嘗不欲其安也人之所貴乎壽考者亦在乎安其生也竊嘆夫世之人困頓道途蒙犯

霜霰至於老死而後已彼雖壽於彭聃亦奚益於生哉若仲涵者旣獲安矣而不假之以年將天斯夫安不欲人多得耶抑人處夫安者理誠不可久耶使仲涵後死遂其著書立言之志則其所就未可量也是則子之所哀也仲涵有子能世其業其亦可無憾已矣予生先仲涵二年由其安不逮仲涵而來者未可期也是亦予之所哀也繫之以辭曰

蒼蒼無倪上有天耶人之有生其偶然耶貴賤夭果無預乎其間耶相彼世人其生孔艱憧憧道途老死百年亦有君子式遂其安壽則不永孰獲其全我觀古今萬化一原委順而已理亦何愆嗟惟先生處世獨閒身雖云亡不亡者存有子績學克紹其傳奕奕高門子孫曰蕃我作哀辭以燭後昆匪君是哀用哀世人

贊

友琴生贊

有序

友琴生者尙友於琴也生倜儻不希合於時常登山臨水絃伐木之